

## 专栏作家王竞处女作《爱生活如爱啤酒》生动解读跨文化交流奥秘

4月,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博集天卷和财新文化重磅推出中西文化项目顾问、《财新周刊》专栏作家王竞的处女作《爱生活如爱啤酒》。该书得到余华、刘慈欣、麦家等作家的倾情推荐,刘慈欣直言,“王竞的文章很出色,是至今为止关于我的报道中最好的一篇,生动而准确”。

王竞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先后担任德国法兰克福展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凤凰阿斯特公司总经理和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项目协调人兼顾问。这部文化随笔集收录了王竞多年来根据所经历和目睹的人文趣事创作的灵动文字,其中包括她从记者的视角,深度还原的余华、麦家、刘慈欣、王安忆等中国作家在德国的文化之旅。

她希望通过真实记录中国文坛名家的德国文化之行,为中德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语境下,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可能。书中再现了中德文化交流互动的生动细节,深刻再现中德互相学习、互相欣赏的过程。

中国文化如何走进德国?德国如何接纳和看待中国文化和文化人?德国文化的深层状况和肌理如何?读者阅读该书时,通过作者笔下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文化故事,都可以得到有温度的答案。

同时,书中还收录了王竞近年来撰写的关于君特·格拉斯、席拉赫、高立希等德国作家、翻译家的文字,她从多年定居德国的文化学者的视角,对这些人物的传奇故事和德国媒体的客观评价娓娓道来,全方位地呈现这些文化精英的思想和文化价值,对从事跨文化研究和中外出版交流合作的读者来说,是一本轻松有趣、富有文学性和思想性的绝佳读本。(陆云)

# 企鹅兰登与西蒙及舒斯特并购案年内能否拿到美国通行证?

中国出版传媒报 渠竞帆

## 英国政府批准并购案

企鹅兰登与西蒙及舒斯特并购案能否获得政府批准,近日再次成为全球书业关注的焦点话题。5月12日,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简称CMA)经过2个月的审查后,为这起并购案开了绿灯。但接下来美国司法部能否通过,还无人知晓。

企鹅兰登 CEO 马库斯·多勒(Markus Dohle)近日在与该社旗下作家兼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共同参加的线上会议上,对“为何图书和出版一直繁荣”给出了他的解释:过去25年间,书业的表现一直优于其他传媒行业。而且与大多数人不好出版业不同,多勒仍然坚信,现在是出版业最好的时代,企鹅兰登这几年也交出了令人艳羡的成绩单:2020年全年到2021年5月中旬,企鹅兰登销售收入持续增长,2021年前5个月图书销量同比增长25%。

他分析认为,出版业的增长主要来自6个方面:全球图书市场每年持续增长;纸电图书发行稳健;纸电图书在市场上长期共存(市场上有80%的纸书与20%的电子书);全球人口增长和识字率提升创造了新读者;童书的快速增长带来更多新读者;有声书销售大增又带来图书市场新的扩容。

面对格兰特抛出的问题:“你对行业的乐观预测是否是基于企鹅兰登庞大的规模?所以你们在努力构建行业垄断地位?”多勒回答:“企鹅兰登在开展业务的25个国家的每个市场上都持有20%的份额。但是出版业处于碎片化时代,这个比例不足为惧。10年来,小社和独立社的市场表现都优于大社,尤其是那些在专门领域有独特优势的社。”

同时,他也提醒要警惕亚马逊等电商给书业带来的威胁:“亚马逊在图书零售市场已经占有巨大份额,企鹅兰登有40%的图书都是通过亚马逊售出的。零售电商给书业带来创新,同时也带来挑战与机遇。”因此,他认为,必须把亚马逊看作“书业生态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书业事件进行判断的一种合理方式。

## 美国新政府在艰难抉择中

自2020年11月贝塔斯曼宣布以21.75亿美元从维亚康姆集团收购西蒙及舒斯特以来,各国书业对此均表现出极大关注。英美书业机构纷纷致函政府监管部门,提出了各自的担忧。

美国书商协会去年11月向美国司法部提出反对收购的调查申请。今年1月,美国作家协会、华盛顿智库开放市场研究所和5位作者再次联名上书司法部。英国作家协会今年2月也向CMA提出审查请求。经过2个月的调查后,CMA依



企鹅兰登 CEO 多勒(下图)与作家格兰特(上图)

据欧洲《2002年企业法》(2002 Enterprise Act)的规定,批准了这起并购案。现在,书业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美国。但美国的情况似乎远比英国复杂。

美国司法部收到的函件中,有作协和书商协会提供的数据:根据NPD图书监测(BookScan)机构的统计,企鹅兰登和西蒙及舒斯特2020年图书总销量在美国市场的占比为28%,加上企鹅兰登代办第三方发行的业务,销量达到34%;西蒙及舒斯特旗下有斯蒂芬·金、希拉里·克林顿和丹·布朗等知名作家,并购后将让作者、读者看到什么出版物、极客产品(包括图像小说和游戏图书)等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并购将削弱中小出版社对书稿的竞争以及出版市场的多样性,会改变独立书店的库存,压缩作者的版税收入。包括数百家长小社在内的大多数出版社更担心的是,美国大众市场上从“五大”变成“四大”,将对美国出版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包括作者收益、印厂的生产业务,以及独立书店的运营模式等。

美国作协还提出一系列问题,如并购后出版社会失去多少岗位?这些出版品牌会内卷吗?如果大社要求有优先印刷权,那么其他中小社如何印刷出书?独立书商在与大社交涉中还有多少议价空间?手中握有好作者和好作品的经纪人,则希望得到更高的版税报价。但是市场玩家越少,就越难获得满意的报价,因此,代理商和作者都将很难争取到较好的利益。

在书业机构的共同请求下,美国司法部要求企鹅兰登再次提交材料,并展开第二轮调查,包括发布民事调查传票,来收集关于市场份额的信息和关于市场和交易带来竞争性影响的相关数据。

美国新总统拜登今年1月就任后,2月推出了新的反垄断法案(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Law Enforcement Reform Act),在脸书等社交媒体陷入不断发酵的用户数据泄露丑闻的当下,美国科技巨头正面临更加严厉的监管或整顿。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通过增加年度预算的方式,对脸书、谷

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采取更严厉、更频繁的反垄断审查。亚马逊被裹挟其中或许会是并购获得通过的一个契机。

从企鹅兰登提供的数据(综合了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商业协会的数据)看,包括自出版在内的美国图书零售市场上,企鹅兰登的市场份额只有14.2%,西蒙及舒斯特只有4.2%,而亚马逊在美国电子书市场占比约83%,其中很大一部分是KDP自费出版的电子书,以及亚马逊自己出版的电子书。在疫情期间,亚马逊的图书零售业务更是日渐扩大,这都对书业产生了更大的威胁。

## 并购在美国年内获批?

谈到这起并购,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教授埃里克·戈登(Erik Gordon)认为,虽然不知道拜登政府新的反垄断法会对具体条款作出什么调整,但是一定会审查这次并购。“美国的法律不是为了保护一家公司在其他公司之上有更大的垄断地位,而是为了避免一家公司拥有这种权力。”

每周读3~4本书的戈登表示,他非常关心并购对小社的影响。但他也指出,出版业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出版公司,有专业出版商、大众出版商、教育出版商、学术出版商,还有自出版者。因此,要界定一家出版企业是否具有垄断地位,比别的行业要难得多。

有金融分析师猜测,如果监管机构要求企鹅兰登剥离部分资产,就会导致此次并购失败。此前已有先例,最近的一次是去年5月,圣智与麦格劳-希尔并购案被美国司法部以要求剥离部分资产的方式被驳回。

在一些专家看来,企鹅兰登并购在美国获得通过只是个时间问题,未来4~12个月内就能够获批。

贝塔斯曼也对年内获得司法部批准有信心。贝塔斯曼发言人表示,并购后,西蒙及舒斯特将作为企鹅兰登旗下的独立出版机构运营。但也有美国一家主流媒体透露,为了和第三方出版机构竞争,企鹅兰登旗下的出版社在购买作者版权时,可以互相竞价。但是,如果第三方出版机构退出,竞拍随即停止,作者只能从企鹅兰登内部的出版社中“选美”。到那时,企鹅兰登将一致对外,压制作者和代理商。事实上,对同一集团的许多出版社而言,它们只被允许参与国际竞争。在美国国内,它们有时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面对书业对并购后内卷的担忧,企鹅兰登首席运营官尼哈尔·马拉维亚(Nihar Malaviya)表示,企鹅兰登书屋自2013年合并以来,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大裁员或品牌合并的局面,美国员工和出版品牌的数量都很稳定,他们还希望与更多的独立书店合作,以更灵活的付款账期和作模式,向更多读者提供服务。

曾两次获得德国年度出版社奖的马蒂斯&塞茨(Matthes & Seitz)出版社是一家有着深厚文学传统的中型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德国图书奖”等书业大奖。2004年罗策成为该社的出版人,他出版及经营成果丰硕,在德国书业及国际出版圈也获得不少赞誉。前不久,罗策接受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岳根·博思采访,分享了自己的成功故事。他提出:“小型出版社要想建立信任,其实只有一次机会。”

□您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出版人身上一直挂着市场的输液瓶。这话该如何理解?

■我们不是那种能获得补贴的出版社,必须靠市场和销售来获得资金。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功又都投资到新书上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自由地去做那些不赚钱,但对我们整个出版计划非常重要的书。如果能将预期稍微调整一些,其实也能在经济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吗?

■我们的“自然博物”(Natural Histories)系列就是靠创造市场获得了成功。正中时代精神是可遇不可求的事,需要运气。理想状态当然是有某种创新方法,能保证取得市场成功。我们的“有趣的智慧”(Joyful Wisdom)书系反响也很不错,可以说也创造了一个市场。

□我注意到一些出版社部分地接受赞助,但这刚好是你们想避免的,是这样吗?

■像“自然博物”系列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但我们有幸得到了公共基金的慷慨资助。这笔钱帮助我们吧风险降到了最低,这个系列才得以出版。但我认为,只有经过市场检验,图书的质量才能有所提升。这当然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更多的努力,而且是长期的。一旦松懈,把出版社按照“为艺术而艺术”那样的理念去运营,那将会非常危险。我们要在公开场合表达和阐述,我们不仅想要,而且必须让我们制作的内容接触到一定的受众,要具有某种社会相关性。

□为什么会想到出版社工作呢?

■我最早是在大学读文学和哲学著作的时候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在一家古董书店工作过很长时间。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它让我领悟到了书的品质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让一本书特别有价值的是哪些因素。比如一批遗产中有100本书,其中只有5~10本能通过筛选,被收入古董书店。因此,我给自己立下的目标就是,我做的书到三四十后依然有价值,值得进入古董书店,是我做书的指导原则。书不是用完了事,而是可以一再送进市场。因为书的保质期极长,不管是物理上,还是内容上。这也是我希望出版社的书达到的水平。

□您在我们刚才谈到的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下来有什么大计划?

■我们今后几年要做一系列以中国为主题的系列。这肯定是一个新的主题,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包括中国文学,以及关于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的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我自己也要学习很多东西。

□要想找到这方面的专家,不会很难吗?

■我2012年第一次去了中国台湾。那时候我才知道,亚洲不仅在经济上非常重要,在文化、社会方面也极为重要。但在我们(德国)的文化视野中根本没有得到足够的展现。我自己非常感兴趣,于是把这部分内容加入了出版计划。专家的确非常难得,得通过各国的人脉引荐。

□您如何确定选题和作者?

■过去8年,我尽量每年去亚洲考察,与作者、出版社和各种机构见面。我们首先需要热情的译者,他们经常能给我们一些很有帮助的建议。同时,选题工作也不能完全依赖汉学家,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往往跟我们不同,也不太了解我们的需求。至于确定选题和找到作者谁先谁后,我认为,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我们的书和书系可能无意中释放出某种信号,会吸引来一些主题和作者。我们也会突然收到一些令人眼前一亮、迫不及待要去了解的稿件。整个的出版计划能很好地描绘我们的取向。

□所以出版社有一种灯塔的功能,或者说就像是一座航标灯。

■是的,很多书都是在与作者或译者的交流中聊出来的,有时候还能与他们一起发现新作者。每次出版都是一场新的



博思(右)与罗策(左)

冒险。如果说某一个出版项目比较成功,那可能与我们建立起来的信任相关,也与我们的其他作者相关。把各种作者和作品聚合在一起很重要。我们出经典作品,有新作者,也签有经验的作者——他们一个照亮一个,接二连三地进入公众视野。这就能让那些不是很知名的作者重新被发现。

□您的出版计划中,翻译作品多吗?

■大概有一半是翻译作品,最近少了一些。我们每年做100~120种书,其中约40%~50%是翻译作品。这个量算挺多了。

□在英语国家,翻译作品很受鄙视。这些人很贵,很少有人愿意买。但在德国完全不同,在纯文学中约30%是翻译作品。

■而且这不是单向的,我们卖到国外的版权也相对较多。尤其是哲学类和文学类,近几年成绩还是不错的。这也要归功于我们的国际网络,尤其是借由法兰克福书展建立起来的关系。

□马蒂斯&塞茨出版社在公众文化生活中非常活跃,每年都举办夏日节。这种社群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出版社文化的一部分了,是吗?

■是的。我接管出版社的时候,奥地利出版人,天才的木雕家、钢笔画家克里斯蒂安·坦豪泽尔(Christian Thanhäuser)带着自家烤的面包、一大块熏肉和一箱红酒来到柏林,对我说:“咱们把在柏林认识的所有人都请来。”这就是夏日节的缘起。

□作为独立出版社,在销售以及与书店的沟通方面,您是如何与那些大集团抗衡的?你们面对的情况这些年有所改变吗?

■我有一些在大出版社工作的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非常出色,我经常跟他们交流。这也反映出,出版业跟工业界不同,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一种令人非常舒服的合作。此外,我们的行销在过去的10~15年间得到了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小型独立书店在销售我们的书,我们从来没有跟连锁书店合作过。我们依靠的是独立书店和他们个性鲜明的选书,他们非常值得信赖。

□对你们来说,报纸的文艺副刊有什么作用?

■文艺副刊很重要,因为它会吸引作者。我们也可以通过副刊让我们的主题在社会上造成更大的影响力。

□你们如何直接地接触到读者,靠什么获得认可?

■出版社绝对不能失去的一条准则就是:我们代表的是真实的一种形式。小型出版社要想建立信任,其实只有一次机会。让读者建立对品质的信任,这一点我们在过去几年就成功地做到了。

## 「每次出版都是一场新的冒险」

■受访人:安德烈亚斯·罗策(Andreas Ritzer,德国马蒂斯&塞茨出版社出版人)  
□采访人:岳根·博思(法兰克福书展主席)

## ● 中外交流

## 三星堆首个系列儿童绘本国际联合项目启动

中国出版传媒报 5月28日,为更好推动三星堆文化国际传播,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全球推广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三星堆文化全球推广战略合作”九大项目,包括:“看中国 看三星堆”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三星堆系列图书国际出版项目,“发现三星堆”纪实节目合作项目、三星堆主题电影项目、三星堆主题原创音乐剧项目、数字三星堆国际展项目,“走进三星堆”文化体验产品设计与全球推广项目、三星堆主题全球灯展、三星堆腾讯新闻文创合作项目。这九大项目,以三星堆为载体,融合多元文化元素,立体呈现三星堆文化,向世界展现神奇古蜀文明。

其中的三星堆系列图书国际出版

项目,由四川新华文轩牵手施普林格·自然、俄罗斯埃克斯莫、泰国维多利亚等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在国际图书市场推出《图说三星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等29种多语种图书;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原主席玛利亚·耶稣·基尔(Maria Jesus Gil)联合指导。作为该国际出版项目之一的“国际安徒生奖得主三星堆创作计划”,由生命树童书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发起,计划邀请曹文轩、罗杰·米罗(Roger Mello)等10位安徒生奖得主到四川参加为期1个月的体验创作营,创作一套世界顶级、各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绘本,联合国际知名童书出版机构以10种以上语言面向全球出版发行。

罗杰·米罗参加了线上发布活动,他



在致辞中表示:“三星堆是一座绝妙非凡、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著名考古遗址,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文明遗迹。三星堆遗迹和文明令人惊叹着迷,它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热切地盼望着与‘生命树童书网’一道前往令人赞叹的三星堆考古遗址,参与研究、创作三星堆绘本,并通过该项目,齐心协力做好全球文化推广活动。”(乐毅)